玉川子詩集

玉川子詩集卷四

仁和孫之騄晴川註

歎昨日三首

弼雅云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至盧仝歎昨日云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自省則又以不得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心死盡生鬢絲秋風落葉客腸斷不辨斗酒開愁眉賢名聖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一作骨朽名猶貽留爲

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李白詩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備祈婆沙論曰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怛刹那翻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狷史李白墓誌云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度
侍賦心則歷陵柏木髮則雕殘亂絲何遜詩秋風木
葉落楊惲傳旋將伏臘斗酒自勞古樂府今日斗酒
別明旦溝水頭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
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或
張協雜樓記梁冀婦收為眾猜為愁眉王充曰學不
稽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操行有常賢仕
宦無常遇生人總累開墜徒苦辛而難致幾絕賢
聖之我欺矣列子曰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窮聖而
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抱朴子曰服脟則

孔桂枯皆死

天下濟尖皆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清夫有錢買與樂先生無錢我恬淡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不生心事消散盡天上白日悠悠懸

白起易詩有錢在處樂游戲經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應環詩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擬錙銖自在

無川利阿呦論衡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東坡詩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買

說鵩鳥賦真人恬漠分獨與道息文子曰以恬養智以淡合神莊子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賢也佚可憐者百年光景如流川驟過
不論有錢無錢同歸於盡世間錢奴何得做人堅覓
記天體如車行蓋日月懸浮遊滿目日出之悠悠全
言平生心非昨無所展銷落煙沈寂然都盡止餘耽
酒狂歌遺附自娛而又多不可得謝眺詩百年如流
水寸心與共知飛沒日不生先時也
上帝板板主何物日來劫劫兩向沒自古賢聖無奈何道
行不得皆自作自討土化鬼入身生人莫負不生年何時
出得禁酒國滿甕釀酒將背眠
詩上帝板板一作版揚雅版版反也爾雅版版蕩

無解也李尤九曲歌云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
挽日車吳山乘夜登升遐捨故日車輪轉超斯莊子
小童答黃帝曰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襄城之野俯齊
昔庾易曰尺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潤淵集
云返照人間忪忪劫劫消磨經云人之生世篤知者
歸生死輪迴曾不休息譬如日出于東亦自西沉古
今帝王聖賢亦皆如是徐積詩曰古來多少無奈何
要須一晌鄒消磨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
身隨而卒附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

賜命矣夫三洞珠囊云白骨如玉七魄營衛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宋趙詩魂歸冥漠魄歸泉古者謂死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孔融與曹操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旣至止酒禁施行按唐初無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缺乃禁京城沽酒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斗委州縣綜領薄私釀罪有差江湖細民多有犯酒沒家産者語林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好劉長卿詩初寒

勝背賦

月蝕詩

孫德曰玉川子以月蝕詩嚮通占大象曆星經日北斗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曉經六日則月蝕月蝕熒惑有亂臣在宮非賊而盜月食大角下者惡忌之月食亢中國有兵月蝕房中王者亂將大臣專權月蝕下尾貴臣中刑刑反南斗中蝕者曰帝忌月后忌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爲邪憂忠月蝕危中主殿宮崩陷大臣叛逆天下作月蝕營室歲饑百姓絶糧月蝕東壁大臣受文者死宋齊月

食竟出門趙翼行長月蝕既盡夫人墓又曰其闕其

人死魄存月在烟蝕隣有大將長起月蝕足櫃貞蝕

留有長

東海出明月清光照一作明 照耀發朱弦前龍彈金兔正奇絕

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時頗奈蝦蟆兒吞我芳桂枝我愛

明鏡潔磨乃掠罪之爾且無六翮翔飛升天墀方寸有白

刃無山搗清雜如何萬里光遭爾小物欺却吐天漢中良

久寂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

孟郊詩東海精分月梁武帝詩清光流思筵禮記清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

微一旁亦若張弓施弦也光滿者望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江總詩金兔猶懸魄月者金之精故玉兔一名金兔李邕鄭州大雲寺碑浮雲在天蝦蟆蝕月沈約詩桂宮裊裊落桂枝唐太宗詩魄滿桂枝圓輪虧鏡彩缺月為圓靈水鏡月之被蝕如鏡衆垢然容洞妙經云身得無翮而飛騰翮鳥助羽凡鳥之將飛者必有六翮木埏日涯天涯天之埏際也文摰謂龍叔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莊子白刃斛乎前則目不見流矢三道順行經日月縱廣一千九百里月暈圍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銀琉璃水精映內一分

六十餘光明照於外杜甫詩箋星共衍輝鐵黄子云
天漢起於東方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
南道則經傅說星天籥星弁星河鼓星其北道則經
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鄭樵天
漢起沒歌曰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遙
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傅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
北經龜宿貫箕過次落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
湄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臼造父騰
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
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

丁東南游經太南河向闕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呼天河漢大洞玉經注云泉曲之水下注北郭升爲天河上貫南斗夏小正七月漢案戶漢天河也戶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詩人謂之河漢金漢銜漢星漢銀漢銀河絳河明河銀灣銀湍又大洞神經隱書云消漢滅魔咒云救漢宋書志前夏樂歌云浮波澄宿掩漢浮天皆天漢之別稱徐積月蝕詩云月之所蔽惟須臾須臾蔽去明如初人之所蔽何太甚至於終身不悟不可除

直鉤吟

作丁仙介稱釣入杜而出直注云工人用釣則就枉取直也文同詩歎知人鈎曲獨見君鈎直雲山集云曲釣魚剛直鈎無釣今古分明知道世俗看假龍成真

初旋學釣魚作鯽魚易得三十許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鈎曲我鈎直哉我釣鈎一作又無食文王既已一作沒不復生直鈎之道何時行

楚辭以直鍼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呂氏春秋太公釣於茲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太平御覽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跪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若臼其跗

觴詛若路晉逖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渠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鼇擲岸投綸五百年癸未嘗得一魚方昔猶一朝耳晉逸符子作序逸

與馬異結交

馬異河南人與盧仝友韓吏部志林曰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馬異答結交詩云有鳥自一本無南翔口銜一封札達我山之維開緘金玉煥陸離乃是盧仝結交詩此詩峭絕天邊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拳石某嗟獨笑一作秀無作逕川中芳桂追攀兒直亂那不平年貞元十五年作州單

亂殺荷戊刑官爵甫食之超陵溪谷如等閑與君俛首大戮阽喙

長三尺不得語莊子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因君今

日形茸何褻獮猴兮著衣裳悲蜓剝兮炎翅羽上天

不識祭阿我爲冠天失所將君劍兮切淤泥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使見瞑兮揃老兄

東方朔傳與驃騄耳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非日脫身

卌骸饒卵以借與老人峰拾遺路史云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化爲流星上

入丁歸兮河東驛故衆東北三十里有五老山搖蚼剝地芸芝花健蓋參

天將有松木與松兮保身世臥君君兮起于于淑游

淨兮吟婁婁婁一作道在其中可終歲不故尋負堯爲

君燒我荷衣摧我身起看天地如砥平鋼刀劍惜不斷去年別君子今明明俛首辭山心慘惻白雲雖好戀不得看雲且擬直須臾疾風又從西飛去爲報耳懷心（一作新）結交死生富貴存後潤我心不畏朱公叔（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君意須防劉孝標（梁劉峻字孝標任彥昇諸子流離見行路莫交莫恤著廣絕交論）以膠投漆苦不早就中相去萬里道河水悠悠山之間無由把袂攄懷抱憶全吟能文（一作文能）汾吳成蘭蒸不如何處清風夕擬使張華見陸雲（晉陸雲字士龍太康末與兄機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

天地日月如等閑盧全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屏營

殺〔一本多一擺字〕羊砰兀樹律刀劍為鋒鋩〔一作〕峯平地放著高如
岂嶺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睛耀伏羲畫八卦星
破天心汁女媧伏羲妹恐天怒擣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
五星之機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崇家走向日中放老
鴉月宮殺桂發蝦蟆〔一作生蟆〕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得
死病神是合藥救死命天怪神是蒼龍蛇爾神是為牛頭
令殺元氣通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
地不肯望日月之光無正定不知元氣元不死兒剛空中
與馬異馬異若不是禪猶在中敢道不容易昨日全不同
異們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全自同異不異是都全不

作介界不乘直當中介動天地自下突兀斬出相思心黄
介錯來錯出相思淚急聞谷中崩出之劍谷聲絕勝明珠千
斛斛買得兩塊而成一雙嬋娟此嬋娟饒將投人疑脂爲膚
翡翠雜唯解誰召朱點蛾白從穢淵君敢金撥玉波浮雲
卻遮個一雙嬋娟何足云不生紛交諧少人憶君眼前如
見君青尖欲開自日沒天眼不見此奇怪一本多奇二字此縱橫
奇又奇一下成破碎柿松枝半折半破壓山谷盤根錯節成
蛟將忽皆看一作霹靂卒風暴雨搖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
化總是鱗皴皮此奇怪物不可狀處仝見爲異文章酌稱
駕異心中半風姿骨木怡如此此是不是奇一字

李波用論文詩我生四十年相識苦草草多爲勢利交少有嚴與操無往返言無可交之人巉嶻高也崒山危峻硉矹嶺也又石轉動貌沈約詩鬱律構丹巘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烟鬱律烟上貌一云雷小聲今言巳之剛腸傲骨如山嶽峻不可攀劍鋒利不可犯未不輕與世人交洞玄劫期經曰崑崙山處於土中凡有八十一亟亦名八十一天崑崙四面即名四天下天王主之上承帝一崑崙者四海之源何以故四方大海川於山下旋流四面而去淵於淵其淵深三百三十六萬丈縱廣三萬六千五百里上合天度

崑崙之山高地一萬五千里有地神仙人車道從東北甲地而上西南與地而出其中徘徊十二匝乃建其頂上凡有三百三十六萬里所以地山之高崑崙爲之最高博雅崑崙虛有三山閬風板桐玄圃其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又古辨之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无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无辨按天不容地不受自是一種奇物宜其爲於世而勿用也然崑崙雖高尚有步尺里數可算則猶可收拾在天地內何故乘之南史謝超宗曰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乾臺度日聖

人祭别天路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目天一
瑰之物目地一炁之爾名混沌氣分萬有是上聖皇
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濡黃帝曰
觀上古聖驗鬮玄化勞楷爲祭以昭三光上象蒼鳳
兩下飛濟河洛再元氣澄陰陽正易大行萬彙生上
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畫卦爲象象成設位皇龍紫
月口銜道化符祭破機關門路史太昊伏戲氏方牙
一曰蒼牙風姓是爲春皇包犧亦號天皇人帝皇雄
氏蒼精之君也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龍身牛首渠肩
達掖山準日角衡目珠衡駿毫翁鬣龍唇龜齒長九

又有一寸堂之廣覩之尊總天則握息明睿皆蒸矣
據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利用之辨備文教為百王
典以其說總自本末貫聯原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
將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方
是時也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
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才著八卦以進陰陽之
儀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民
事則陰陽未闢之際始明竭微顯闡幽宥往察來於
是中六爻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得于
以洗心退藏於密管于輕重云伏羲造六爻以迎陰

陽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十言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而息進該天地萬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在消息中參觀象之變爻之動於是剖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八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並六畫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矣楊雄以爲文王六十四非也原始反終神明幽贊于是神蓍著地發龜出洛乃剖天地之賾極天下之動以龜爲策以蓍爲筮歛南占之一十八變而

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山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政治小大無非取于易者餘論云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起於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重八八之數爲六十四爻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益一此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

安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為文王重卦因揚雄之說而移之也且世因之偽說之初猶衣而貿葬於巖既夢乘雲遊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行深矣滿招損謙受益讓與損益損之言不自後世啟漁之雜訓之小成可也來邦之益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法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假設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於應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

用以卜筮加實辭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可行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為六十四實大衍之説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備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然後世耶穌之部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改六十四卦其可知矣尼凡建治於宛城今宋國陳留縣行八卦臺逆籌圖門月神湖記鄉孫冠服天一太一冊在一本女媧本是伏羲婦風俗通曰女媧伏羲妹神咒經云道言後世有三千道士海中來風風百

朴宵宮在西城北山下伏羲之祭祀處也伏羲本居仇池山上亦在西城牛山女媧山亦是古之聖人住處在薛川刖將有三狗偷人居北山上路史女皇氏她媧雲姓一曰女希蛇身牛首宣髮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亡景亡懿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為女婦正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她媧氏乃立號曰女

皇氏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上際九天下

洎黃壚合元牧中關陰布綱而下服虔於是乘雷車

轄六蜚以御天乃設雲幟而致神明道樸滿物神化

七十春秋世謂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

世言女媧伏羲之妹獨異志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

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

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

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烟即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

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取

婦執扇象其事也風俗通云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人民女媧摶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為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列子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鼇之足以立四極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江

淹娷古篇女媧鍊石補蒼天兮今祇詩補天餘彩石論衡曰女媧能以石補天天豈是玉石耶搜人經云金石堅剛漸成碧則易內篇云融爲民營九州莫大乎鎮氣鍊五石立門極炭火乎神明而麻姑仙人紫璇歌云女媧練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玉逸楚詞注亦謂一日七十化其體則特言體小之事謂地靈母經云媧皇女帝生黑木西漸行神智斷地足立極鍊石補罔堂天今見發元氣行火以六沉砂斷足有月精火具有乾六體染有險陽鉤爲形經曰天地失序必有沮泄

娳臭用陰陽鉤治之也法苑珠林如有一人在須彌
山上以綫綫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日月針五星
綫所未詳雲笈七籤曰月中有蟲兎蝦蟆月中有蟲
三足烏梅聖俞詩老鴉居足已自毬三足鼎峙何要
衛洞淵集曰爲洞陽之宮日然化生空青翠玉之林
日之精烝化生金烏樓其林月爲廣寒洞陰之宮自
然化生青淅紫桂之林亦曰桂林內音經云月兎中
有青桂日柞四時不變天者消虛無厭天公者主持
元氣之帝也宋潛云天公憤憤無息白之微化一本
亦罰符子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劇鄰射禮疏蛇

龍君子之類也鄭康成云天者仰龍蛇見者非常故
謂天夜猶晦也陰符經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言陰陽
改變去故就新女媧氏沒神農氏興也稱適紀云炎
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一曰石年起穀役帝皇君炎
帝之君也帝繞治問撥卷起問下大乙小子曰上古
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充天年而有殞喪之咎獨何
氣使然耶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龍
玉册齊出鬼發紫色鮮管草木而正名之辨其平毒
條其燥寒察其良惡辨其臣使匡而三之以發其性
命而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命氣也病正四百

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乃立方書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察和齊摩踵訖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終其生述異記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又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其死臨縣永陽有山紫立于側巖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楊炯渾天賦日月載於元氣列子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孝經鉤命決曰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

之五運註云形象未分謂之太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靈寶經曰元氣爲物之宗爲瑞爲寶非如陰陽交爭之氣生合離殺長有斷絕而無常也歷年記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樂殺元氣者所謂日累一數七日而混沌死蓋自庖犧以來漸於神農則元氣發洩盡矣乃生奇特之人日月無正定者謂日月失其行彌蝕無光元包經日月之斷絕不合也日之蝕晨不采也呂覽曰其

日有闇蝕有倍僪有發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眾日
並出有蜚盲有斜見其口有薄蝕有聯珥有偃盲有
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
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
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鬬星有
賓星非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
水之波有若山之林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
蓋騎與乃元氣所鍾之人為世祥瑞我聞空中一喚
而知之皆易科鼓落何奇横極安下將巳與異名字
分合疏之兩人身分自見易聯絡曰上火下澤君子

以同而異與兄子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莊子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梁武帝詩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退之寄今詩云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是也崑山衆云白玉石中出黃金鑛鍊成東坡詩謹能相思琢白玉雅貫休詩我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爲汝斂異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阯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即綠珠也州對合載齋知之有婵碧玉武不副借而不返劉之作綠珠怨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魏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窕剗迷排南之賊而逐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鋭機于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侯賊偹以增麗姬子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偹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玉臺新詠宋子侯有董嬌饒詩杜詩佳人屢出董嬌饒嬌姿也饒肥好貌李賀惱公云嬌饒粉白紅徐文長解云必是美人惱公者猶亂我心曲也今方言可愛者反曰可憎太白

與段七娘詩云一面紅粧惱殺人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肌膚柔滑如脂毛詩云膚如凝脂釋名裙衰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翡翠鳥名雄赤曰翡雌青曰翠柳惲詩宮前葉落鴛鴦瓦架上塵生翡翠裙戎昱詩寶鈿香娥翡翠裙張敞傳敞治京兆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江淹賦紅唇寫朱真眉學月白從權移君俯觀世人靡不塗脂點唇特婥子章耳不足遐顧矣當時溫李之流過于艶麗或乖大雅皆今所鄙也嘗于賓交多親謝之如人庾信詩但使相知厚當能來精文起云四十無往還此云平生精

交昔少人肯我目中無可交者君乃其人矣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袁家贈路士廣易詩曰白日消明青雲遮亮昔聞與許令覩還尚時據詩白日原上沒大寶積經云何天眼能見一切色相光明而無所著維摩詰經有世尊真天眼常在三昧吳均詩詩心復奇骨相溫傳溫嶠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也山谷詩肯向時危拚奇骨松百木長也李白詩劍拂千丈松虬龍盤古根處謝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簡何以别利器乎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說文蛟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廣雅曰無角者螭龍也相如賦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愼云离山神獸也字則單作离形若螭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豨羅猋迅轉衍也羽獵賦猋泊列缺吐火施鞭萃風迅風說文飆猋風也譌作猋爾雅注曰今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爲涷雨白居易詩鱗皴皮似松偃無可詩枝幹怪鱗皴仙衆衆云擲髮松枯在仝盡以萬歲

枯松北馬與爲人又從馬與文章所見馬與心事是

非知已非而別也風姿言人之風采骨木猶言骨幹

心中一作腑中

感古四首

天生聖明君必有忠賢臣舜禹朔股肱共佐堯爲君四載

成地平七政齊天文階下蓂莢生來上南風薰輪轉及殷

周將復循一人秦漢事讒巧魏晉忘機鈞術忌相剪滅運

來逆思親以微保其身不能身沉淪以智聖共圖思爲國

之賊苟圖容一身散將及可惻可憐我乘君寵朔受沈戎

忠臣伏其辯無山梔羽毀日月與又使天地悔如蠱既亢

而後求與哉說之德

昔言天生聖君必貴賢臣下逮歷叙君臣得失之本

故皆臣作股肱耳目三賛曰臣象股肱以佐身也

路史四載篇曰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

楯埤楯嚴同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

地宜埠泥地宜楯攻野宜欙虞書言四載孔安國訓

水舟陸車泥楯山樏而及本紀乃有泥乘橇山乘檋

橇尸子作毳與橇同爲祀戍切毳亦音毳而檋乃音

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蹈毳諸言山即橋而志

檋山即梮諸儒皆以檋爲丘遇切此以意言之音橇

爲蕝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梮泥乘楯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樶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欙同力追切楯與輴同敕輪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實毳非楯也字宜音攬險所乘者舊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用耳樶與梮同蓋即梮也宗廟如淳說蓋亦諸儒沿合而音爲槳其作橋者殆衍之譌然既似宜改樶於本韻云丘妖切字一作橋則又合梮橇爲一矣集韻作橇而以橋同之槳槳因橇食之共爾如淳云梮以板置泥上通行橇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屐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

梮二物蓋侍車短轅於其制梮筍如薛公羨馬之法

而輮則輁之制附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輂輦

人輓車駕輦上為藩蔽笭軬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

輂為大車駕馬則又非人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輁

軸大夫以上以輴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

軸焉輴乳庳下而寬廣自前侯上有四周即其制也

孟服謂木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徐廣以橋為直轅車

一作輂而應劭謂梮或作欙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

載曰乘則不應為梮與板矣析軌欙撥是為四載甫

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中子又言涉用輂

脩于說文爲乃鳥反族又異矣容齋三筆云尚書以
齊七政孔安國本註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
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日
命火爲熒惑也第四日煞土謂鎭星也第五日伐水
謂辰星也第六日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日剽金謂太
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
爲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
人道正而萬物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
度人經集註云日月五星天文七政也回依子堯爲
天子蓂莢生庭爲帝成曆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

而生莢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名曰蓂莢餘論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譜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纂異記有張生至湖陽夢升樹琴而歌曰南風蒸蒸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脩起萬物之化兮蹈自然熙熙兮吾道全歌訖鼓琴然南風詠遁甲開山圖禹得遁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媧氏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

理天下洪水盛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姓禹吳越春秋注曰石泉縣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輔翼夏殷周者言其益佐夏伊摯佐殷旦奭佐周亦猶舜禹之共佐堯為君有君有臣此其盛也降是則不能矣史記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興本於六國之亂六國以其獄而爭戰功故秦得以戎俗而并中國漢高起

于布衣遠遁暴亂得者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非若虞夏之興積善累功德洽百姓者之於天然後在位故秦取天下以暴漢取天下以巧特天之厭亂而急于之初不關李斯蕭何輩能佐秦漢也說文發謂之機發于也論語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三十斤曰鈞又向家以尊者爲鈞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機鈞帝王取世之大權者丕之篡漢司馬昭之代魏機鈞供志大亂之道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

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嘗時南渊之變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與昔日操令郗慮華歆勒兵入宮牽伏后出壁時無異也此尚有君臣分乎且魏氏五傳丕差長世然隊于人倫有恭肉之行操賊方死不過脩縮翁帝二女爲夫設樂非了也始悅袁熙妻甄氏聘以爲妃又寵郭貴嬪甯受寵即殺甄氏非夫也更取操俗日侍者悉置宮中猶以不除聚麀爲樂及丕篤疾母卞臨問之見左右皆昔日侍御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嗟乎操臨死顧銅雀諸妓泣然不能釋豈知尸

內未寒已爲其子之私人哉司馬懿有狼顧相魏武欲驗之召使前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心惡之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亂汝家事丕與懿狎操稍安之及平公孫淵曹爽遂大行殺戮已竟遂覬鼎明帝時晉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者導爲歷陳懿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殺高貴鄉公事明帝亟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久迹其猜忌蓋有符於狼顧也齊熙册曰古者以愚全身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可憐哉秉君聰明受沉忍如讀

獻亦聰明之主初董卓迎少帝於北芒與之語語不
可了更與帝語問禍亂由起答之自初至終無遺時
帝年幾九歲天資之美已露一班及李郭之亂乘輿
播遷郭汜欲帝幸高陵帝不可曰宗社皆在洛陽置
懷皇后宅兆立求追謁也夢想東歸日夜以冀乃復
欲西幸遂終日不食後將軍楊定諸侍中尹忠爲長
史詔曰侍中近臣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
安李傕專政今朕乘萬機豈可復亂官爵耶即斯二
事以論雖顛沛問語言固足發聰使居沖質之代得
賢臣以輔之不失爲守成令辟而天篤喪亂賊臣接

爲董卓贊桃於前傕汜發棼於中而曹操巨奸復起而乘之及刦駕遷許譬嬰兒離父母之宮入悍僕之家請旨飲食惟所挾持卽欲歸見宗族登丘墓不能自繇他何爲哉操數戰勝進爵自王立魏宗廟社稷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顚沛託國爲董承與劉備謀討於東遷之後金禕耿紀等舉義於伏后之時俱不得免而操益放恣所謂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是也黯黮色商子殷紂昬亂以亡管子政令不善墨墨若夜易上九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若堯禪舜舜禪

爲伊尹從政厥辟皆知處亢者也彼魏晉之藩屏則與時偕極是爲不知止異乎龍之悔矣

人生何所貪所貪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取棄蒼蠅點乖黠巧舌成錦繡甘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仲尼魯司寇出走爲琴娛歟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一國醉歌號一作號叫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頹波此事非其徒勞上山還征虎入海道巨鼇玉者苟不死股下魚鱗刀東海波連天三度成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須變谿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夜半白刃鋒旦來金石堅讒緩既解拆陳印亦素捐竭節遇刀割輸忠遭禍殃不予衾之暖信予衾之穿明鏡不自

照齋洞從自煎抱劍長太息淚灑秋風前

說文璧瑞玉圜也白虎通璧者外圓象天內方象地
魏都賦明珠綠寸尺璧有盈白粘璧人不貴盈尺之
璧取玉玷也張芯也今日一作今朝鮑照詩玷白信
蒼蠅蠅能敗物點玉不免蒼蠅以譬小人垂棘以
比君子爲小人所玷污也垂棘美玉所出之地因以
爲名毛詩巧言如簧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荊棘
詩巧舌如簧且莫遊鼎愈同宿聯句法直辭一以爲
巧舌于皆紂朱世家箕子紂親戚也馬融王肅謂紂
諸父服虔杜預謂付諸兄王子比于紂之親戚也史

卽莢傳紂有賊臣名左彊誇而目巧數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卑玉之器衆筋而與聖人剖其心壯士斷其脛箕子恐死被髮佯狂焦氏易林淵淵龍憂箕子爲奴舉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日上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韓非子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靜淮南子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孔子世

於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夫楊子法言受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此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毛詩有旣醉止載載敗水經注頽波激石散若雨灑孟浩然詩文章推後輩風雅激頽波山邊虎狩過驚言涉險也過險而不死有備故也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以爲不祥晏嬰曰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知而不用二用而不任三蛇虎不與焉列仙傳巨鼇戴蓬萊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即巨

甕也南史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帝收藥而反緯略云刀之懸在腰右白虎之象也劍則在腰左青龍之象也按漢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雕黃室五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墨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雖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

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鐔口之飾通俗文月刀鋒曰
鐔鄭玄詩箋口容刀有飾魚鮫刀佩刀削上飾魚鮫
也鮫海魚狀似鼈而無足背文麄錯皮間有珠可以
飾刀神仙傳桓帝時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家麻姑
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
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
皆言東海行復揚塵耳劉弘共賦清河渤澥三成桑
田江淹遂古篇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爲桑
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毛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韓愈詩眼看朝市爲陵谷始信

昆明有劫灰變言人情變幻莫測如桑田岸谷之遷改謝承漢書折毋班與王匡書曰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繫爲一體今爲血讐飲鴆詩失意杯酒閒白刃起相讐旦夜易處而是心非患怒而友人者世間固不乏矣漢書蕭育字次君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

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于育有遂至
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范曄後
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李白詩張陳竟火滅蕭朱
亦星離潛夫論陳餘張耳老相存誠而無感痛張耳
陳餘皆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
交李良兵襲邯鄲殺武臣張耳陳餘乃求得趙歇立
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
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
郭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
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張耳怨
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
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
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
徒盡亡軍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
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彼項羽引兵渡河破
章邯北軍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
見責讓餘問張黶陳澤所在餘曰黶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遂
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耳乃佩其印收
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遂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
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後張耳與
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所謂刎頸交竟若
此乎容齋隨筆云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
權利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
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
失益州張讓挾兵授李傕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

鎖之來付於獸而卒斃于獸手終爲獸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長者而忍爲此耶韓非子曰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野客叢書曰盧仝詩不予炙之啜信予食之穿食大敵也今鄙俗語謂不在敵中眠安知彼無過明鏡一作鏡明妙林經明鏡照衆色像不自言我能明照吳志明鏡所以照形莊子膏火自煎也吾義云膏起火還自消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吳均詩抱劍卒逃匿

古人一作不不悲殊所悲悲不均眾形投長河三軍盡沉淪
今人與古人精誑唯親賓毀折雜鵠巢不行鳥雀仁部俗
一作斷悅不蔽分有心占陽春登鶴日已疎燕雀日已親小物
無大志安測栖松鶴恩榮多藥故物情向逐新瓦礫暫拂
拭光掩連城珍昏曉恣誑鑠黃金成一作同灰塵積蒸北遊
趙張廠西入秦既變嫂叔節仍被華陽君勢世金石交一
例如浮雲骨肉且不顧何況長與貧
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
為用者少張華出征歌單形豈有珠抉續感至仁采
元帝詩單形紆征將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簞形者

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寶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爲之死以滋味之及已也發協七命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潜託唯親賢者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然所招者適足以淆亂天下撓滑諸侯從横詭繆巢行而覗正者也鵲乾鵲也常以小寒日始巢開戶嚮天一而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枝一云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爲鳩稍鞠一名布穀不自爲巢常居鵲之成巢其哺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晉書劉聰傳慈父之于子也

嵩務於尸鳩之仁何可潛默而立臣也引言爲鳩之
仁但君鵲成巢而已今職圖傾危士參位相亂不得
擇其居而有之且折巢毀子鮮所不爲骨肉兄弟還
爲讐敵禽經曰瑞鳥羽族之君長也如生類鳳久則
五彩變易禽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
𠹭𠹭然也鶴以聲交影接而孕耶仙禽也夜半則鳴
鳴則聲聞於天百歲純白千年而蒼二千年而玄燕
雀小鳥楚辭曰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
兮皆于道行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松笋曰鶴
所栖抱朴子曰千歲之鶴能登木其未千歲者終不

集木白帖曰千歲之鶴棲於偃蓋松九懷瓦礫進寶
兮捐棄隨和傳咸申懷賦廁瓦礫於瓊瑛沈約詩爭
見拂拭生光儀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魏略曰和
氏之璧鍇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釋名脣緣也
口之緣也吻免也入之則碎出則免也又取收也歛
唾所出但加收拭因以為名也蒼頡篇吻脣兩邊也
字林曰吻口邊廣絕交論雌黃出其脣吻鄒陽書衆
口鑠金鮑肓脣吻能消金石也陶潛詩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撫棄東周雒陽人嘗師事鬼谷先生出

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嫂竊皆笑之曰周人治産業力工商逐十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宜乎秦慙而自傷乃閉戶不出出其書徧觀得周書陰符伏而誦之期年揣摩成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因說周顯王王弗信西入秦秦時方誅商鞅勿用乃東之趙弗說於奉陽君之燕燕文侯說之請以國從會趙奉陽君死乃復說趙併說韓魏齊楚於是六國從合併力拒秦秦爲從約長併相六國北報趙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懼除道使人郊勞時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

食秦乃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他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之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嘗貸百錢爲資及是百金償之因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當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舜親之淮南子蘇秦以百誕成一誠又曰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

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故蘇秦知
權謀而不知禍福范雎字叔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
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齊襄王聞雎口辯賜雎
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疑之意雎必告魏陰事及歸以
語相魏齊魏齊大怒令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
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雎從簀中微謂
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守者乃請出簀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於是雎得出魏齊悔復求之則雎已亡
匿鄭安平家更姓名曰張祿因秦使王稽與俱入
秦說昭王與語大說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爲

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范雎
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昭王大懼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
乃拜范雎爲相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

陽君爲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當是時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焦氏筆乘云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將於說張祿先生之致秦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之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人之書許我於秦王我往而遇因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則謀因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許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在范雎之前久矣雎入

叅而顯名叚祿豈祿皆有聞於諸侯衆皆令雖問其
名以詐鄰冈邪漢齊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
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沈約
日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
如好色既嗣宗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朱晉人
非金石何能支久一例猶言食頃也韓愈詩雖但一
例衆有如聚飛蚊維摩經云此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淮南子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相撫曰今
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

君莫以富貴輕忽他年少窮我寄語會稽朱太守正受凍
餓時索得人家貲做婦讀書晉史未嘗身負薪辛苦股生
胼謂言琴與瑟耕耨黏長久不分穀人羽翮成翾翾沖天
蜉蝣觀字缺 七 其奈一朝太守振羽儀鄉閭澆行衣錦衣衰
哉棄婦何從日新將隨行向天哭寸心金石徒爾為杯水
庭沙谷自擾乃知愚婦人妬忌險澀心喉數眼底事不思
日月深勞剛取羞死豈如廿布衾
介詩寬父猶能及役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教人羽翮
殺同鍛淮南子衆鳥鍛羽翮延年詩鍛翮有時鍛鍛
鳥羽猶斂斂大親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聲

乃冲天杜摯詩買臣老負薪妻叛呼不還漢書朱買

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

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

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

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

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

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

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
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買臣坐
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
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
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
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
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
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

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
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
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
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
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
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
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
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
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虱子手足胼胝淮南子包胥肸膝蹶胝易林胝胼爲
疾胝皮肉生繭不仁也胼臂節也後漢宋弘傳帝
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
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
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類林曰太公少將馬氏老而
見去貧窮孟非天涼不佳敗圖販麪被值大風磨牛
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出獵載
歸以師事之武王平商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

也再拜求令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
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
母塚後漢記馮武曰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廣弘明集
周王明廣云馮母叛妻自招覆水之逝眼底目下也
王建詩眼底貧家計多時總莫嫌漢書敘傳曰伊徒
斤斤布衾疎食梟甫謚釋勸曰黔婁定謚於布衾後
漢羊續傳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織妻與子私
與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
衾敝袛裯而已

雜興

眞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今人血氣未定見人富貴心竊羨慕百計營謀以思得富不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狡鳥盡弓藏人惡其上抑器滿必築陰害貽禍自古居高官貪爵功成而身誅家破者何可勝數南史劉穆之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白衣不可得矣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刑害相摩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苟衍不能忘形則隨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夫惟無係者視榮辱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

則可無所縣其罪乎
意智未成百不解見人富貴亦心愛等閑對酒呼三達屠
羊殺牛皆自在放心為樂笙歌擺壯氣激作風霜寒厨中
玉饌盈金盤方丈厭見嫌不餐殘膚瑶瑪貫快性屠腐曾
綢瓷憐悅並朋禍極翻成禍禍成身誅家亦破昨朝惆悵
不如君今日悲君不如我否泰交加無定主嫩學風雲敗
明羽綠酒消琴好養生出將入相無心取三五岡書背揣
摩五千道德新規矩
蒸輔錄大鴻臚彝詠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
魏仲達右扶風下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黃山谷

賜張仲謀云遲遲如故人一水隔下馬索酒呼三遲注引全詩等閑對酒呼三遲則遲字當作遲字尚士傳屠羊說楚人隱于屠肆聆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厚矣何賞之有願長反屠羊之肆爾雅卓傳卓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宴樂漢書馮唐傳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儀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註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

妖也至妖撫言妓樂之盛風霜寒詩聲勢之赫左思
云哉北里宇則旂鴻兼弱於共宴婦則珠服玉饌粱
飾文茵玉饌羅前貲金在握聆明七契金盤爲笑翁
之珍術史劉穆之性咨豪食必方丈胄隋傳太祖少
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新唐書柳澤傳聯騁畋獵今
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
藪澤李斯傳嬴擬騾馬唯恐後時宋書竟陵王誕傳
射弧躍馬務是畋游求方制名難屠膚滴落服膺而
不失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夫飛狩御車沉淵釣珠豈
若夫子從令啓舌腐爛首足沾濡散荀子無爲而療

人以為船不如來教赤族也有才未偶人以為禍不
知先號後笑也育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習壟
齒齗云來帶不擔膂踏踏倜倪終日矣乾坤闢而為
否泰不淼者分聚之樞要也六壽故翎羽之長者兼
文鳥三翅者飛行上下郇氏云上一翅為鳥首翎附
滑詩綠酒開芳顏江淹詩中夕弄清琴沈炯詩為我
彈清琴琴鳴傷我襟女子下德篇老子曰治身太上
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
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大洞玉經云養形
三五中三五中村國簇橫三五之數也史記老子西

遊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于是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旨共五千言而去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神仙中經曰老子度關時爲尹喜著五千言解五十五章是手所書也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耳九辯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唐書玄宗崇道教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升立玄學置博士助教一員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謂之四子學經年准明經例考試封演見聞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選舉志道德經注

成誦天下家藏小帖頁與人減尚書論語而考試老

子杜詩云道德付今王

酬徐公以新文見招，

徐希仁招玉川子詠新文詩云清氣宿我心結爲清

冷音一夜吟不足君來相和吟

昨夜霜月明果有清音生便欲走相和愁聞寒玉聲

左太沖詩山水有清音太一元精品云玉女要鳴庚

清音自參參梁王嘆詩趙瑟含清音七諫同音者相

和宋書志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寒玉竹別名

雍陶棄處士郊居詩門外曉階秋色老萬條寒玉一

淡翃列兼詩楚腰寒玉作搖風白居易詩歌脣卯寒玉李賀江南弄云吳歈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寒玉徐文長云月出也

門銘

銘一作篆文苑英華載羅袞柿門二銘序云念時人歎於自脩卒逢番反顧或侈滿不能長顧因亦銘諸柿銘諸門以勸柿銘云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與今作大同小異其門銘云金框玉鏤何足美止盈脩德役必爾

介踐每謝後佞許侫身之入殺背逃恃己御不肯妒賢才

一作後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
不見余心怛怛其人愢其人其交其難敗告于門
續博物志載石公戒身之八殺貪賤殺附役皆詐
悞命之四孽背恩恃已猜不肖妒賢能全意不交八
殺四孽之人則出門有功先咎矣

孟夫子生生亭賦

唐詩紀事李翱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昌平孟郊正
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
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

在古無上其有乎處下顧而謝韓愈送孟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發其說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葬北邙請退附十餘人共一孟郊字東野湖古風
詩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
建封幕卒私謚曰貞曜先生舊傳稱孟郊者少隱於
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于留守鄭餘
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
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元和九年
三月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
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公詩長於五言
至如聯句詩作與韓公角奇爭勝不肯相下可謂雄
矣先生生于公署汴州所建也公詩云灘闇不妨語[illegible]

瑕仍羅亭岌亭嶠嵲頊閼寔綿邈青邈青新畫出三
十六扇屏纍纍立平地秡秡浮高兮一日數開扉仙
閃目不停徒誇遠方岫石若巾峰霧披意千餘丈浩
盲采堪銘浩盲無愧同愧同忍醜醒致之未有力力
在君子跲
玉川子涉孟冬之寒流兮駭櫂上登生生亭夫子何之兮
踰逐雲漢兮南行百川注海而心不將兮落日千里凝巢
稅乎日暮期人生之世斯已矣爰爲今日猶猶歧路之心
去悲夫南國風濤魚龍者伏乎小子戇朴必不能濟夫子
於嗟自愁承夫子而不失乎兮傳古道甚分明乎且質孤

目起賁賁一作於天壤兮族得外壺萬物變化之幽情然後
慙愧而來歸兮大息君躬于夫子之旁
東野寒溪詩云洛陽岸邊道孟氏菲前溪旁在溪之
上故玉川游寒溪椒椒上弦旁也據說文所以遊都
也殷北也一本作穀柳邊一作邊水野有麥浮行旅
大湘沅汴蜀均道彭澤通州吟諸詩南行楚遊也宋
郡志云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
由高趨下歸於注海門為陽精光爛炎熾一夜入水
所經燧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早不為滅渡不為
益丈于百川逆流不注海者不為谷淮南子百川異

源而皆歸於海毛詩我心寫兮寫有憂者思故寫也
寒精冷光也鶡冠子曰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
期有準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子曰致期
則緩不一時已無物不生矣植兮君子茲猶猶留猶
猶狀猶之中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
多方喪身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曰奚亡之曰岐路之
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
不言者移時而國策海魚龍者伏言南行之險四胡

倣詩南國秋風晚無龍潛嘯雨兢兢也朴陋也不宜

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壹子曰鄉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陶隱居與武帝書曰竊言人生數紀之內識

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孟浩

然詩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楚策汗明見春申君

僕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

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注云異於小

休

巨川子詩集卷四 終